

由希拉里「經濟主導外交」看亞太大勢

蒯轍元

現在是到了奧巴馬、希拉里對以遏制中國為目標的「重返亞洲戰略」、「亞太戰略再平衡」進行徹底反思的時候了！面對日本右翼勢力崛起、軍國主義復活的威脅，當務之急，美國必須當機立斷，採取必要行動，並且聯手中俄韓及亞洲國家共同應對日本威脅，否則，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、經濟發展將毀於一旦，亞太地區人民將再遭浩劫。

最近，美國國務卿希拉里·克林頓在新加坡演講時聲稱：「美國外交將由『經濟主導』」。舉世皆知，美國外交向來是由政治和軍事主導的，這在希拉里任上也是如此，而且表現出更為強烈的激進色彩，或可說是鷹派色彩。從希拉里強勢插手操控「阿拉伯之春」、利比亞戰爭，到高調主導移師東進「重返亞洲戰略」，其所言所行，十足「鐵娘子」做法。希拉里早已表示，不會在奧巴馬總統第二任期再繼續執掌國務院。即將離職的希拉里強調：過去十年美國為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花費了大量的時間、資源和精力。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不僅有賴於軍事實力，更應有賴於經濟實力。因此，她提出調整和升級美國的外交政策以促進美國的經濟利益。「我們正在調整我們的外交政策，以體現力量的經濟學和經濟學的力量。」這或可看作美國外交政策轉向的宣示，或是希拉里去職之前留下的外交忠告。外交鐵娘子將去職，其言也善。不知奧巴馬及其第二任政府是否擇善而從？

遏制中國崛起將徒勞無功

其實，美國自金融危機陷入困境後，經濟衰退，失業率高企，財政瀕臨懸崖，奧巴馬經濟改革失敗，為了尋找經濟出路，實現5年出口增加一倍的目標，美國寄希望於經濟保持着持續強勁增長的亞洲，尤其是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且潛力無比巨大的中國市場，因而奧巴馬政府做出「重返亞洲」的戰略調整。然而，這卻被國務院的政治外交戰略和國防部的軍事戰略大調整強行先行，不是配合而是喧賓奪主，取而代之，把經濟戰略調整打入另冊。況且大旗幟、來勢洶洶的強勢外交行動和軍事部署，不僅打破了亞洲原本的和平穩定，挑起一連串南海、東海地緣政治和安全危機，惡化了亞洲經濟環境，而且美國也未能在亞洲撈到所企望的經濟利益。

誠然，希拉里提出了今後將由經濟主導外交，努力實現全球經濟再平衡，但如果奧巴馬政府仍然依賴政治外交和軍事實力，而不是依靠經濟實力維護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話，那不僅是徒勞的，賠本的，而且是危險的。也就是說，經濟主導外交以促進美國經濟，就必須用經貿合作、互利共贏的外交政策先行，仍舊

以輸出美式價值觀政策先行，揮舞民主、人權大棒打頭陣，並強勢用軍事開路，炮艦保駕的話，必然適得其反，陷入危險境地。現今美國正在亞洲強勢推行的並不是「經濟再平衡」，而是「軍事戰略再平衡」。美國所謂「亞太戰略再平衡」，說穿了就是東亞戰略再平衡，就是遏制中國崛起的戰略再平衡。奧巴馬競選勝後，置國內「財政懸崖」、政治對立、社會分裂風險於不顧，把巴以武裝衝突危機置諸腦後，匆忙親征東亞，對緬甸、柬埔寨進行「歷史性」訪問，同時訪問泰國，並坐鎮東亞峰會。這一切目的有三，一是拉攏中國友鄰，控中國牆腳；二是把南中國海問題國際化，從中漁利；三是推進孤立中國、遏制中國的美國東亞戰略再平衡。

日本軍國主義復辟才是真正威脅

當然，奧巴馬東亞之行並未如願以償。首先東盟不買賬，不願唯奧巴馬馬首是瞻。奧巴馬僅靠阿基諾三世、野田開場叫陣，既未攪亂東亞峰會，也未攪渾南中國海。中國不可遏制的崛起勢頭，奧巴馬御駕親征也無濟於事。相反，美國為遏制中國而縱容姑息庇護日本，現已導致日本右翼猖狂成大勢，主張修改和平憲法、恢復國防軍，以及主張製造核武，趕走美國大兵，重溫「大東亞共榮圈」安倍晉三和石原慎太郎上台聯手執政幾可定論。端的就看奧巴馬政府如何收

場，把放虎歸山的虎給鎮住！否則，復活的日本軍國主義不僅將給亞洲、給美國，而且給世界都會再次帶來災難。奧巴馬、希拉里為何對這種迫在眉睫的威脅視而不見呢？

希拉里在新加坡發表的演講中，不是也強調「應對威脅當然是我們外交政策的中心」嗎？為何對其姑息養奸、養虎為患的日本熟視無睹呢？難道就因為日本是美國盟國，是其遏制中國崛起的急先鋒、馬前卒，就可以置日本的威脅於不顧嗎？為什麼把一再堅持和平發展、永不稱霸、願與美國合作雙贏、共同為世界和平繁榮做貢獻的中國視為頭號威脅呢？現在是到了奧巴馬、希拉里對以遏制中國為目標的「重返亞洲戰略」、「亞太戰略再平衡」進行徹底反思的時候了！面對日本右翼勢力崛起、軍國主義復活的威脅，當務之急，美國必須當機立斷，採取必要行動，並且聯手中俄韓及亞洲國家共同應對日本威脅，否則，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、經濟發展將毀於一旦，亞太地區人民將再遭浩劫。



蒯轍元

小班教學不是「阿媽是女人」

張景坤 退休教師

面對中一人口下降，教協又老調重彈，把小班教學說得天花亂墜。最近，他們又說：小班教學的優點人所共知，等同「阿媽是女人」的普通常識。「阿媽是女人」的確是常識，但這是否給小班教學正確的比喻？如果要找一個正確的比喻，可能應該是「燕窩是補品」！

小班教學可以讓學生得到更多個別照顧，課室秩序較易管理等等，這些的確是很顯淺的道理，但也是很膚淺的道理。如果每班人數愈少愈好，為何要25人一班？為何不是15人或5個人一班？看來這不是一個有理論基礎的數字，只是一個討價還價的數字而已。

作為教師，我們應該知道中學生的需要跟小學生不同。小學生年紀較小，普遍需要更多照顧，小班教學對他們來說，的確有很大幫助。但中學生生活是學習成長的階段，是學習群體生活和獨立生活的歲月，他們還需要我們大力照顧嗎？我們已經有太多「怪獸家長」，難道還需要「怪獸老師」嗎？

從我的經驗來說，由於中一學生是以成績組別派位，在同一間中學裡，縱使有學習能力較弱的學生，都只佔少數，其餘大部分學生都可以依照差不多的步伐進行學習。我們只需加大力度去幫助這些能力較弱的學生，包括額外或抽離式的輔導教學，對他們已有莫大的幫助。對於其他學生，我們應否都推行小班教學，減少他們透過群體生活與同儕互相合作和切磋的機會？

再者，中學的教學模式與小學不同，愈是年級高，學生就愈有更多分科、分組教學的情況。因此，在適當的課程編排下，中學已經有變相小班的安排。試想一想，如果初中已經把班額縮小，高中又如何有足夠人數進行分科、分組教學？個別學生會不會因為人數不夠而失去修讀儀儀科目的機會？

再想一想，對學生有利的東西是否只得小班教學？舉例說，如果我們要給學生營養，是否一定要給他們燕窩之類的補品呢？其實，我們還有很多選擇，例如雞蛋和肉類，這些都是充滿蛋白質的食物，雖然表面上未如燕窩般吸引，但卻可以給予飽足，也可以給予營養，實實在在地幫助學生健康成長。

或許我已經老了，不明白新一代工會的想法。我覺得，讓教師有更全面及專門的專業發展，讓學校有更多的資源為個別學生作出針對性的教學及輔導安排，比起空談小班教學就是萬能、「阿媽就是女人」的口號，應該是更深層次的教育理想。

有關侍產假的談論已持續多時，勞資顧問委員會於日前通過建議政府立法向僱員提供三天侍產假。不少外國先進國家，甚至內地部分地區已推行男士侍產假，而香港作為一個文明的國際級城市，亦的確有必要立法推行。事實上，男性擁有侍產假得到本港各界廣泛支持，社會對立法亦早有共識。雖然有關侍產假立法的一些技術問題及細節需要考慮及謹慎安排，但這次對推動家庭友善僱傭措施踏出了一大步，實在令人鼓舞。

在客觀的角度分析，男士侍產假長遠有助香港整體社會和家庭發展。首先，香港生育率在過去二十年持續維持在低水平。隨着女性遲婚愈趨普遍，縮短了女性生育年齡，令分娩數目下降，而男士侍產假的推行能提升社會對家庭的重視，有望鼓勵生育，帶動社會整體利益。現今香港社會亦面對不同的家庭問題，如離婚率高、家庭暴力等。香港離婚及分居比率亦有上升趨勢。根據司法機構提供數字，法庭離婚判令由2006年的17,424宗上升至2011年19,597宗。社會福利署於2012年首三季的數據亦顯示，新呈報虐待配偶/同居伴侶個案多達1,947宗，而新呈報虐待兒童個案亦有701宗。這些數字反映了家庭協調和諧的問題，實在不容忽視。

推動家庭友善僱傭措施

不少調查指出，於生育的過程中，無論是男性或女性都同樣面對心理及角色上的轉變。因此丈夫休侍產假陪伴妻子身邊，亦能為伴侶提供情緒上的關懷，減低產後抑鬱的危機。由於筆者身邊不少朋友於今年龍年生育，因此眼見許多父親要同時學習照顧新生命並兼顧繁重的工作之辛勞。對這些家庭而言，侍產假的立法及推行，對於減輕各家庭成員的壓力，避免情緒的出現，及團結和諧家庭有極大作用。男士侍產假亦能增進伴侶關係，有效鼓勵男性於家庭的參與度，促使父母在教養上的協調。外國亦有研究指出，侍產假能提升父親在日後兒童成長過程中的參與，並有助兒童的認知及社交發展。這些研究指出，父親於侍產假期中照顧初生的子女能促進彼此之間關係的建立，並增加父親於身體照顧上的參與及技巧，從而提升父親的自我親職效能感及長遠參與。

筆者認為侍產假不僅只是一種福利，更要提醒男性對家的責任感，與伴侶共同分擔產前產後的工作，有助伴侶之間的關係和溝通，促進家庭和諧，提升父親的角色地位，早日為孩子提供正面的家庭教育，建立正確的家庭核心價值。筆者建議政府於立法的同時亦應對侍產假提高出生率、父親參與、及家庭和諧等效益作出評估，以供日後改善相關家庭友善措施作參考之用，長遠保障香港家庭健康。

劉仕虹 香港教育學院幼兒教育學系講師

侍產假有助香港社會和家庭發展

咬住經濟民生不放鬆 任爾亂颺東西南北風

孟樓

反對派媒體依然在特首的「僭建」問題上糾纏不放，大呼梁誠信破產，更開始對政務司司長進行攻擊。不難看出，反對派正在通過一一打垮高官的公信力，讓市民以為政府的核心價值體系正在逐步瓦解。一個無公信力的政府，推出任何政策，都會遭到社會反對。這樣，民生和經濟政策通不過，梁班子自然無法提高民意支持度，這個結果正中反對派下懷。若果真至此，最終受害者還是市民本身。

香港和新加坡都曾經是世界公認的亞洲「四小龍」之一，前者的人均GDP曾經在「四小龍」中名列第一。但如今，新加坡人口沒有香港多（前者530萬人，後者700多萬），面積沒有香港大（前者600多平方公里，後者1100多平方公里），GDP卻超過了香港，在全球竟然排名第38；人均GDP（49,271美元）不僅遠超香港（3萬多美元），而且超過美國居世界第13位；9成公民擁有自己的物業，公共房屋佔總房屋量的85%，失業率極低，甚至有大量的外國勞工與外國專家在新加坡工作。主要原因是什麼？舉世公認，一是經濟發展得好，二是政府的民生政策好。有鑑於此，梁振英政府確立了主攻經濟民生的執政策略，這在普羅羅民拍手叫好的時候，卻令反對派擔驚受怕。反對派一直以民生議題作為手中的牌，民生牌若是被政府先出了，反對派便無牌可出。所以反對派一邊對梁振英推出的民生政策「咬文嚼字」處處打靶，一邊拚命炒作意識形態的議題。

反對派心裡很清楚，如果梁政府靠民生和高效執政贏得民意，那麼梁在2017年普選特首時勝出的機會便很大，這樣的話，反對派就沒有翻身機會了。所以反對派的議事日程上最關鍵的一項，就是打壓梁的政府民意，而且要趁早。大家看到，反對派在梁未上任時就開始部署攻擊。「共青團殺入候任特首

辦」是第一招，隨後而至的是「僭建」，兩者攻擊的都是意識形態，前者散佈「紅色」治港及威脅香港自治論，後者散佈「誠信垮台」及毀核價值論。反對派精心策劃，在梁就任前一週爆發出「僭建」醜聞，讓市民慢慢消化，累積反對情緒，等到國家領導人六月二十八日到港時，便可以看到報紙的頭版頭條上寫着「誠信破產」。

反對派在梁未上任時就部署攻擊

雖然「共青團」事件之後，梁在選班子的時候格外小心，比如避免「紅色」背景，比如確保無利益衝突和無「僭建」，然而，即使如此，新班子終究還是紛紛落入反對派搜集的「黑材料」陷阱。七月一日剛宣誓，第四天就拿行政會議召集人開刀，轟其召集人身份與平機會主席身份有衝突；第五天爆發發展局局長與同事互租單位住，騙取政府租屋津貼。新班子上任12日，發展局局長被祖籍辭職，「梁僭建」和「身份衝突」繼續在媒體上燒，反對派一手製造出「政府一片亂局」的景象，更趁機散播「梁下林鄭上」的謠言。

新班子甫上任，難免有需要磨合之處，而且大多市民是願意給予新班子空間和時間的，但反對派怎會放過打擊政府的機會？他們盡一切辦法打擊梁班子的執政能力、內部統籌協調能力以及公信力。比如借「德育與

國民教育科」質疑教育局局長的能力，更在意識形態上做文章，指「強推國教科」是顛覆香港的核心價值。「反國教運動」起初的發起人是一些家長和師生，他們的出發點是單純的。然而，由於該運動逐步升溫時正值立法會選舉前夕，反對派擔心，梁政府推出民生政策讓建制派在立法會選舉中贏得基層和中產支持，於是對「反國教運動」推波助瀾，精心布局，隨着選舉日的逼近，讓整個運動不斷升級，最後在選舉日前晚達到最高潮。市民走出來反政府，高喊「梁振英下台」，轉移市民對民生政策的注意力，這就是反對派最希望看到的景象。

政府施政難 市民最受害

近來，反對派媒體依然在特首的「僭建」問題上糾纏不放，大呼梁誠信破產，更開始對政務司司長進行攻擊。新班子上任以來的幾次民調結果都顯示林鄭的民意支持度最高，顯然，誰民意高，反對派就主力打擊誰。打擊手段依然是「意識形態」，指責林鄭包庇特首，消耗「誠信」。不難看出，反對派正在通過一一打垮高官的公信力，讓市民以為政府的核心價值體系正在逐步瓦解。一個無公信力的政府，推出任何政策，都會遭到社會反對，這樣，民生和經濟政策通不過，梁班子自然無法提高民意支持度，這個結果正中反對派下懷。若果真至此，最終受害者還是市民本身。所以，為了民生，為了香港的未來，莫被反對派牽着鼻子走，要給政府幹實事的空間。

攪亂經濟，攪亂民生，攪亂香港，拖住中國，一句話，「反中亂港」，這是反對派不會改變的宗旨，因為這是其外國主子交給他們的「神聖使命」。少數人別有用心，多數人不明就裡，外國人渾水摸魚，這樣的事情在當今世界比比皆是！（本文轉載自《成報》）

兩地不融合 能向何處去？

蔡毅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

自從去年少數人煽動所謂「反蝗蟲」運動之後，兩地關係日益為人重視。最近，「港獨」這個敏感的詞彙也進入公眾討論，雖然參與人等都以各種方式極力否認在「搞港獨」，但是這些人反對兩地融合的立場卻是旗幟鮮明。「自治運動」的領導者陳雲認為，兩地融合需要「審慎處理」，又認為限制更多的接觸才能令兩地更為和諧。筆者經濟學畢業，多年從商，涉及不少兩地貿易，對此不以為然。

限制商貿接觸禍害深遠

首先，筆者懇請反對者先搞清楚什麼是兩地融合。「審慎處理」是空話，背後邏輯根本是要求政府加以限制，但是究竟是經濟、是政治、還是文化，卻從未被討論過。其實，由一開始到現在，兩地融合本都是經濟範疇為主。不幸的是，如今反對東北發展，歪曲為「割地賣港」；要求限制自由，污蔑為「文化滅港」，都是文革式的「無限上綱」，身邊不少朋友都認為香港越來越政治化，這種看法並非沒有道理。

香港和內地的經貿往來日趨緊密，應該是不爭的事實，愛國商人自然希望國家富強，但是如果說商人為了兩地融合而犧牲經濟利益，則也非事實。兩地的貿易頻繁，可說明兩地的貿易有利可圖。如果說香港的核心價值是自由，

正常應該包括自由的貿易，既然是自由貿易，就不應該在經濟上附加其他考慮。消除各種壁壘，才可能令經濟繁榮，這應該是經濟學教科書的常識問題。筆者畢業多年，是否跟不上時代，要請反對者多多賜教。

兩地融合不能「斬腳趾避沙蟲」

其次，筆者懇請反對者提出香港的出路。香港本來就是一個國際化程度相當高的城市，政府無為而治，沒有什麼產業政策。回歸之後，也不見有什麼特別改變，對於兩地貿易，政府既沒有補貼，也沒有鼓勵，應該屬於一種自然狀態下的商貿往來，何錯之有？如果真的要加上限制，反而莫名其妙，非香港之福。

在國際化程度如此之高的香港，物流其實並不困難，商人選擇內地，除了地理因素，也是多年自由選擇的結果。有些論者認為香港過於依靠內地，應該多元化投資。對此，筆者則

建議這些朋友自己去試試看，商品生產除了機器，也需要高素質的工人和管理人員，這麼多國際廠家也選擇在內地設廠，不是想當然拍腦袋的結果。李登輝時代的台灣強調「戒急用忍」，呼籲不要到內地投資，轉到東南亞設廠，結果如何，不用筆者多說。

兩地融合的過程當中，自然會有很多的不適應，但是正確的方式並不是「斬腳趾避沙蟲」，如果認為加以限制就可以達到所謂正確融合，只是笑壞人的謬論。香港誇誇其談者從來不在少數，以為自己有救港妙方的人也為數不少。政府應做的，就是頂住壓力，不受這樣奇談怪論左右。

■香港與內地往來日趨緊密，有利保持本港的長期繁榮穩定。圖為維港景色。

